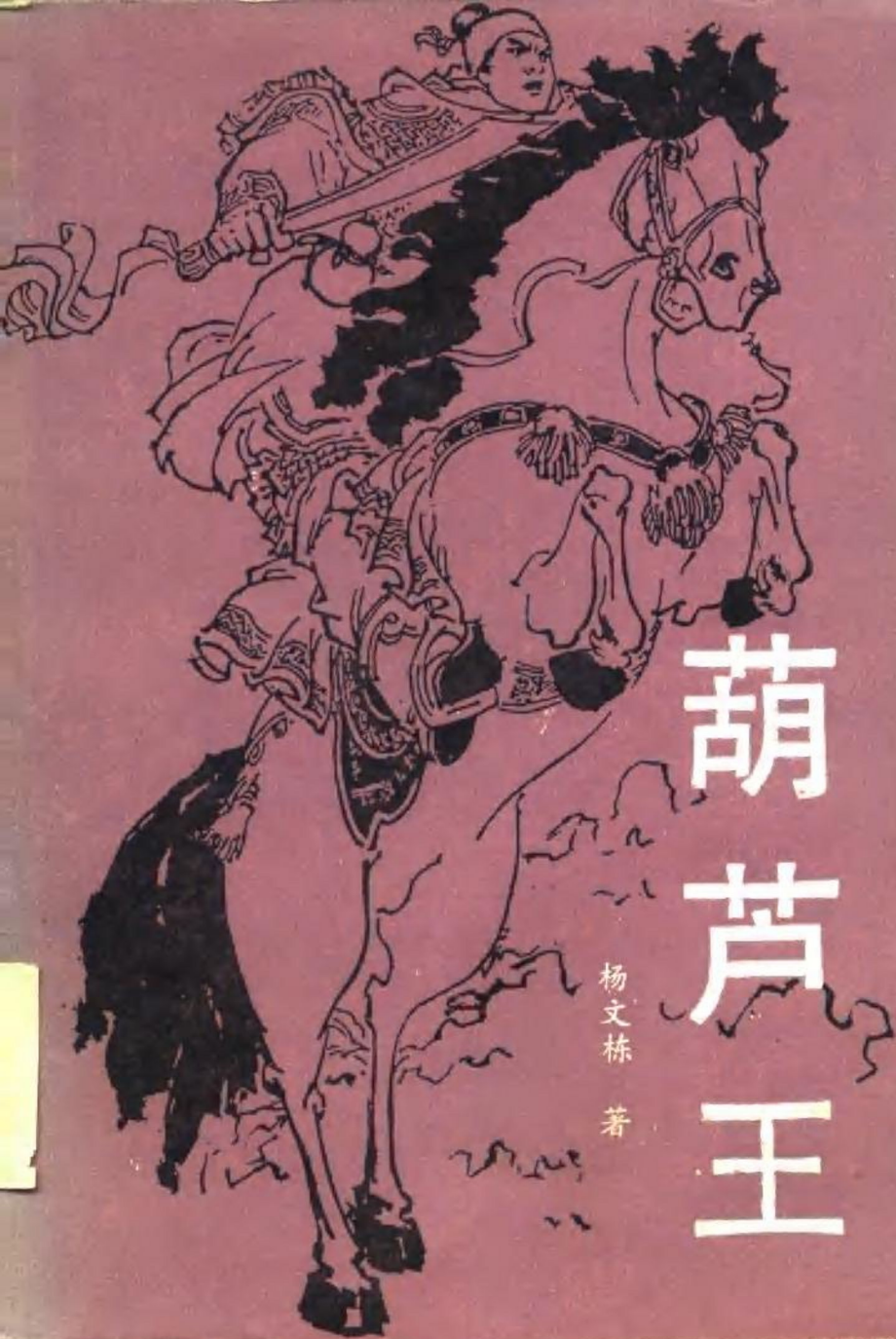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葫芦王

杨文栋 著

87
I247.5
2323

3

葫 芦 王

杨 文 栋 著

BK46107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B

361583

葫 芦 王

*

杨文栋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 字数：385 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册

*

书号：10397·96 定价：2.75元

明朝崇祯七年，初夏。

在峰峦重迭的吕梁山，石楼县的黄河岸边，滚滚的乌云淹没了微弱的光柱，狂风嘶吼着，扬起漫天黄尘。

山峦间，沟坡上，躺下了几十具无头尸体。鲜血渗进了干旱的黄土中，有的已经发黑……。

一群群汾州府的官兵，从附近的山庄中出来，怀中揣着劫来的银子、首饰，手中提着准备领赏的人头。几个官兵狞笑着说：

“他娘的，什么村民，都是贼！”

“是贼是民，脸上刻着字吗？先去领了赏银再说！”

“听说咱的刘参将又要升迁了，去河南当副将去。”

“嘿嘿，这里边也有弟兄们的份啊。”他掂了掂手中提着的两颗人头，诡秘地说“不拿这些村民充数，哪来得斩首戮数啊！”

说完，几个人发出一阵狂笑，隐没在狂风中去了。

刹那间，天空罩满了乌云。几声沉闷的雷声，震得大地

发颤。那些官兵被狂风吹得不见踪影。暴雨漫天撒泼下来，雨丝象一条条通天水柱，没命地倾泻。躺下的几十具尸体，眨眼已同大地融成了一片。山沟中暴发的洪流，咆哮着，冲卷着义军的尸体，向古老的黄河流去……。

一座山庄挣扎在狂风暴雨中。村口土崖下有三孔窑洞的一处小院，座西朝东，院门被狂风吹得时开时合，院中殷红的积水中，泡着一具女尸。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浑身雨水淋漓，正拉着女尸的臂膀，声嘶力竭地哭喊：

“娘，娘，快进窑去呀！……”

孩子哭喊着，突然发现了什么。他撒开妈妈的臂膀，向马圈口跑去。他被一具没头的尸体惊呆了。圈中那匹骡马，看到自己的小主人，发出一声悲惨的长鸣，扭着脑袋看着，仿佛要告诉小主人刚刚发生的一切！孩子被惊呆了。他惊愕地立在雨水中，瞪起一双惊悸、恐惧的眼睛，收住了泪水和哭声，愣愣地站着。

“大郎，郎……郎儿，郎、郎儿……”

一阵微弱的呼唤声，好容易在淹没整个世界的雷鸣闪电的空隙中，传到了孩子的耳朵里。孩子先是一愣神，循着呼唤声慢慢扭转身来，这才发现南墙椿树下捆着的祖父。他“哇”的一声，哭喊着“爷爷、爷爷呀……”，扑了过去。

老人散乱的华发被雨水淋得披在颊上，上身被死死地捆在椿树上。他亲眼看到官兵的屠刀把儿媳戮杀在血泊中。藏在马圈中的儿子，听到妻子临死的惨叫声，冲出来拼命，又被官兵杀死，连脑袋也被割走……。老人昏死过去之后，被这瓢泼大雨浇醒了。他看到自己藏在后窑的孙儿，现在还安然无恙，尽了平生力气，终于把孙儿唤到眼前。

“郎儿，你、你给爷爷……慢慢地、把绳子解、解开！”

大郎这才放开紧抱爷爷的双手，踮起脚尖，探着绳头，使劲地往开解。没料到捆着的绳子，被雨水淋湿，变得又硬又紧，那能解开呀！他眼珠子一转，撒腿跑进厨房，取了菜刀，跑来“啪、啪、啪”一阵乱砍，绳子断了。老人一个踉跄，几乎倒地。他收住身子，紧靠住树身，闭起眼睛，停了好一会，这才踉踉跄跄地拉着孙儿，从雨水中回到了窑里。

爷孙俩进窑后，老人喘息了一会，给孙子换了衣服，自己又到院中，从没膝的积水中，把死去的儿子、儿媳拖到门口，两个幸存的隔代人，又哭作一团……。

初更时候，雨停风住了。村里被一片悲惨的哭声笼罩着。十几具无头死尸，停放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小山庄里。

夜，依然是黑沉沉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村东隔沟的悬崖下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荆棘丛中，忽然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一只饿狼来到崖下，嗅着一滩血迹。它瞪起一双发绿的眼睛，盯住躺在崖下一个人的脸上。它张开馋液欲滴的大嘴，不住地一张一合，不敢贸然下口。它突然跳起，用尾巴朝人脸上扫了一下，跳过一边。

“唉哟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！”

躺在崖下的人一骨碌爬起，摸了摸挎在腰间的剑，蓦地站立起来。他向前一迈步，觉得脚下一软，栽倒在地。“唉，这条腿怎么不听用了！”伸手向脚髁一摸，不由惊叫起来：

“断了？”可不是呢，脚脖子已经歪向一边去了。血水把裤腿染湿一片，臀部擦伤的皮肉，也隐隐胀疼起来。这时候，

他才如梦方醒，想到自己是在官兵的追赶下，舍身跳崖的。他乘着狂风的风势，从悬崖落下时，贴着了崖壁，擦伤了臀部，摔断了一条腿，滚在一个石缝中，没有遭着雨淋，昏迷中躺到了现在。要不是饿狼扫他一尾巴，他还不会醒来。

“嗥”的一声吼，这只饿狼见他活了，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。

他急忙拔出腰间的剑，左手使劲托住地面，右手紧紧握住剑柄，等恶狼扑上来后，狠命地一剑挥去。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狼的脑袋被剑劈着，滚在那里，喘了几口粗气，一动不动了。

他这才觉得浑身无力，脑袋一阵晕眩，依着石壁定了定神。过了一会，他的眼里慢慢流出了辛酸、痛苦的泪水。他的眼睛微闭着，陷入了沉思……。

他想到前天夜里临行时，王刚头领让他领几十个弟兄来石楼，在这秦、晋交界的黄河岸边，联合饥民举义，与清涧一带的陕北义军连结起来，造成犄角之势，使汾州府参将刘光祚的“剿贼”阴谋破灭。万万没想到刘光祚会用重兵在此设伏，使自己全军覆没，惨败到这种程度。这样一来，黄河岸边的义军已被廓清。李闯王派到吕梁山的几位头领，豹五在临县被杀，姬关锁、黑煞神等几位头领相继战死，只有王刚、贺宗汉同交山义军首领任亮、李叔孔、爬山虎隐没在深山密林之中，不知何日才能伺机而起！

想到这里，他仰天长叹道：“天啊，想不到我上天龙辜负闯王重托，遭此厄运，今生今世还有出头之日？”

一阵冷风顺着山沟吹来，使他打了一个寒噤。听到远处树丛唰啦啦地作响，他吃惊地向四周扫视着，再未听到什

么。这才发现满天乌云已经散开，云缝间闪烁着星斗的微光，可以断定已到三更天。他再也不能坐在这里等死了。他爬到一棵树下，用剑砍下一根树枝，支撑着受伤的左腿，慢慢向前挪动，来到了一个土坡下面。雨后的土坡泥泞打滑，难以行走。他只好把拐杖挟到腋下，用手扒着灌木草丛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上到岗上。这时村中悲声阵阵传来，隐约望到了灯火。他这才感到了官兵洗劫后的悲凉。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紧咬着牙关，向前挪了几步，脚下一滑，使他沿着土坡溜了下来。他干脆护住伤腿，脑袋往怀里一抱，顺着土坡一直滚到下面，向村庄方向移动。

来到村前，一阵阵悲惨的哭声，使他揪心似的难受。他知道，官兵杀死自己带领的几十个弟兄，远不足以冒功领赏，村中百姓必定遭殃，心里内疚起来。他不忍心再入庄给父老们招风惹祸，可是眼下黄河东岸尽入汾州官兵之手，何处藏身？常言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他咬了咬牙，拄着棍子来到了村口。一处院落的街门开着，中间窑洞中油灯闪亮。他来到门前，轻轻进入院内，灯影下一双死尸停在窑中，一个垂髫儿郎依着一位花甲老人，正在疲倦不堪地守尸。

他轻轻地咳了一声。老人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，随口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“老伯，在下是个经济人，途中遇难，身受重伤，借宿来了。”

老人一怔，听着口音是个外地人，提起灯笼，出窑问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昨日从汾州过来贩马，不幸遇贼……不、不，是官兵

将小人银两抢去，打断小腿，死里逃生才爬到贵府。老伯行个好，借府上暂住几日养伤。”

老人举起灯笼，见他身材修长，浑身粘满了泥巴，清瘦的面庞上，两眼布满血丝，形容疲惫，但那双剑眉间却隐着一股豪气。他腰间那柄佩剑，和商人的衣着很不协调，老人不禁心头一动，掂量起来。

这老人名叫曹豹，天启初随紫金梁王自用反明义军到了孝义通天柱寨中管帐。紫金梁南下平阳府，出师河南之后，孝义通天柱被明军诱降被害，他携了不少银子，逃到石楼县的这个山庄隐居下来。傍晚汾州官兵杀进庄来，搜查贼首“上天龙”，拷打、审问过他。他从那些官兵的口中，对“上天龙”的相貌、特征已有所知。现在他面前站着的这个人，不正是“上天龙”吗？

曹豹老人仔细打量了来人，轻声说：“客商啊，不是老汉我有意推托，只是儿子、儿媳新亡，家中仅存我爷孙二人。你如不嫌丧气，就请到里面说话。”

上天龙深揖着说：“小贩死里逃生，苟且活命罢了，那里还敢苛求你老？”

曹豹老人听了，提着灯笼把他领到南面未住过人的窑中说：“庄上很不安静，你就先在这里住下。家中虽说简陋，日常用度和粗茶淡饭还供得起，你就安心养伤吧。”

“多谢老伯救命之恩！”上天龙扑哧倒地，拜了下去。

曹老人忙把他扶起，搀着来到后窑，使劲将柜子移过，露出一个半人高的小洞口，指着说：“请客人先进里面，我去拿些饭来。”老人返身出外去了。

上天龙进到洞里后，借着灯笼的微光，看到里面是一孔

小窑。靠着土壁两排大瓮，当地支着一个地铺，铺上铺着两领厚厚的毛毡。用手摸时，绵软温柔，坐在上面，他心里想：这老人有这么个地方，为啥官兵来时，不来躲藏，却生出这种塌天大祸？怕是来不及吧！又想：自己夤夜入宅，老人这样对待，会不会去报官领赏呢？即使不去报官，天明官兵复来搜查，能保不去出首吗？心里不安起来。

“客人请先用饭！”话音未落，洞口先钻进一个孩童，手中捧了一盘馍馍，对面站了。老人一手端着个盛了饭的沙锅，另一只手拿着碗筷，弯腰进来。先把饭食放下，碗中盛了，递过来说：“实在不成体统，客人将就着些，暂且充饥。祸门无福食，儿媳遭此劫运……”老人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对面站立的孩童，揉了揉泪眼，抽泣着说：“爷爷不要哭了，让客人先吃饭吧！”

“噢，是、是，客人快请！”

“上天龙”见这孩子甚是伶俐，心里喜欢，便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几岁了，孩子也大大方方地回答说叫大郎，八岁。上天龙觉得，这一老一小，都不象是一般山村百姓。

大郎对这个身带刀剑的大汉也并不害怕，反觉得很亲切。他拿起一个馍递上去，上天龙笑笑，接过便大口嚼起来。

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，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：不如单刀直入，问他个水落石出！

“客人，恕老汉直言，你我本非外人，当年‘通天柱’立寨之时，老汉听说陕西过来一位英雄，绰号叫‘上天龙’。昨日官兵到处搜查，所说相貌与你一般无二，想是足下无疑了！”

“客人”一怔，正在从沙锅中舀饭的铜勺“咣啦”一声，掉在锅里，溅得饭星子四射。他习惯地抓住剑柄，瞪起一双虎眼。老人慈善的面孔上，露出一种真挚、惊喜的神情，使他的手放开剑柄，装着在衣服上擦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手上滑了，几乎砸了锅！”呵呵地笑了起来，他不再怀疑老人了。

老人看他这样，不便再问，也笑了笑说：“老汉粗通接骨，客人先待一会，我去去就来！”弯着腰出去了。

大郎留在洞中，惊奇地看着这位伯伯吃饭，刚才的话，使他摸不着头脑，瞪起两只大眼，不住地寻思。“上天龙”乘着这个空隙，忙问大郎：“你爷爷常和官府往来吗？”大郎不解地摇了摇头。又问：“村中有人说你家通贼吗？”

问到这里，大郎眼圈一红，滚出一串泪珠。他哽咽着说：“听爷爷说过，庄上武三狗是个官府的眼线，他专干害人的营生。”说着，抽泣起来。

他听了呆呆地沉思了一会，急忙把碗中的饭倒下肚子，锅碗放在一处，摸了摸嘴，吁了一口气，还想再问什么时，老人已钻入洞来。只见老人把一捆挾板丢在地上，对孙儿说：“郎儿，你到外边看着些儿，万一有人来时，就说爷爷不在。记住了吗？”

大郎眼珠一转，答道：“记住了！”

“英雄快快躺下，治伤要紧！”老人伸手扶他躺在铺上，顺着大腿向下摸着。摸到小腿骨时，惊叫道：“唉呀，怎么断成这个样子！”他眉间促起一块疙瘩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你能忍得住吗？”上天龙已经摸透了老人的心底，说：“老伯放心，俺‘上天龙’若要哼出声来，枉为绿林好

• 8 •

汉！”

“哈哈，果然是你！”老人双目圆睁，喜不自胜，乐得脸上绽开了一朵花，急忙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，叠成厚厚的一块，塞进他的嘴中，吩咐道：“使劲咬住！”又扶他爬在铺上，伸开双臂扳紧铺板，然后撕开裤腿，在伤处揉搓起来。

上天龙觉得腿上钻心入腑的疼痛。他懂得接骨的道理，只顾咬紧口中的布子，头上的汗珠象豆粒似的滚落下来，没哼一声。

老人揉开淤血，找着骨茬错位，揣摸了一会，捡起一根麻绳，一头拴在自己腰间，一头拴在上天龙断骨 的脚脖子上，调好了位置，双脚蹬住铺板的下头，对他说：“使劲扳着，我拽腿时，你可不能动啊！”上天龙嘴里说不出话来，鼻孔中“唔、唔”了两声，使劲扳住铺板，端端正正地爬好。

老人微微一笑，赞赏地看了一眼，摸去额头的汗水，就地一屁股坐下，捏住断茬处，双腿一使劲，拴在腰间的绳子已把脚脖子拉直。他全神贯注地捏住骨茬，摸准 错开 的位置，使劲拽开茬口，慢慢捏合着，终于把断茬接上了！然后又细细地摸了一会，用挟板把伤处挟了起来，这时浑身被汗水湿透，精疲力尽，觉得头昏目眩，倒在铺上。

上天龙的衣衫如同水洗过一样，他见老人倒在身边，挣扎起来，掏出口中布团，轻轻地把老人扶在铺上，自己挪到一边坐了。他看见老人疲惫不堪的面容上，汗水淋漓，脸色腊黄，深深的皱纹刻记着一生辛苦，微微跳动的眼睑还留着白天的惊悸，残酷的折磨之余，又添了半夜的劳累，使上天龙这位绿林英雄两眼流下了热泪。

老人猛然间从铺上爬起，喊道：“郎儿，郎儿，……”

神情异常紧张、惊慌。

“老爹怎么了，请再歇一会吧！”上天龙按住老人。

老人挣扎着站起说：“唉呀，想不到这个时候了！”

上天龙吃了一惊，急忙松开双手，瞪着眼问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外面已经天亮，邻居进来，这还了得！”老人说完，一猫腰钻出洞外，呼唤起来：

“大郎！你身上冷吗？”

“爷爷，我不冷！”

老人听见孙儿的声音，知道他还在院里守着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。他从窑门出来时，大郎已从门口跑过来，圆睁着两只机警的眼睛望着老人。

老人爱怜地抚着大郎的头，眼睛不由自主地停在儿子和儿媳的尸体上，两行热泪又顺着皱纹流到了嘴角。

爷孙俩默默地站着、站着。突然一阵哭声从邻近的院里传来：

“唉呀呀，我说娃他爹呀，你丢下俺娘儿们，可让俺们怎活呀……。”

老人心里象刀扎似的难受。他面颊的皮肉不住地跳动着，一双呆滞的眼睛忽然瞪起，两腮的肌肉绷了起来，狠狠地说：“埋！”

大郎惊恐地仰着头，看着爷爷这异乎寻常的表情，不解地呆望着。当他听到一声“埋！”时，知道要把爹娘埋到坟地里去，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头扑到母亲的尸体上。

“娘啊，娘啊”地哭喊起来……。

老人向前打了一个踉跄，又直挺挺地站住了。他没有去

拉大郎，一扭头匆匆走入窑中。他弯腰钻入洞中，对从铺上爬起、伸过头来的上天龙说：“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午时发丧后，再来给你料理腿伤！”说完钻出洞来，把一个柜子推在洞口堵上。

他顾不得照顾爬在母亲尸体上嚎啕痛哭的大郎，急忙在窑中取出两只大木箱中的衣物，把木箱当作两口棺材。他不能再请木匠做棺材了。他怕请来木匠对照顾上天龙不便。他要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上天龙的身上，决不能因小失大啊！

老人强忍着满腔仇恨，当天请来几个邻居，就草草出殓了。

转眼间三个月已经过去。上天龙在洞中被曹豹老人调治得骨伤初愈，养得颜面白胖。每当阳光射入窑中时，大郎就守在院门口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筋骨，见见日光。

一天上午，曹豹老人从马棚架上取下锄头，对大郎说：“郎儿，爷爷去锄菜去，你要‘用心’看住院门！”

大郎眨眨眼睛，会意地说：“爷爷放心去吧，我早已学会‘看门’啦！”

老人爱抚地看着孙儿笑了笑，扛起锄头走了。

大郎把院门闩住，在院中精心地扎起蝈蝈笼子来。

“噌”地一声，猛然间大郎吃了一惊。他见一个人从隔院的土墙上跳下，还没站稳。

“三狗子！你要干啥？”大郎大声吼着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，机警地注视着这个越墙而来的家伙。

上天龙正在窑洞中晒太阳，听到大郎吼声，急忙奔到洞口，侧身把柜子向里拉了一下，发出一声响动。

跳墙进来的人，正是这个小山庄出名的泼皮武三狗。武三狗原非本庄住户，他孤身一人在庄上落脚，开始给邻居做些帮工，后来就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偷，五毒俱全，成了庄上的大害。这次官兵来庄上洗劫，乡亲们就猜着是他的内线，无不切齿痛恨。

对这个浑身坏透的家伙，大郎早有耳闻。今日见他逾墙而入，大郎幼小的心灵里，顿时燃起一股怒火，大声喊叫之后，从墙边操起一根短棍，喝道：

“三狗子！你想偷东西吗？”

武三狗猴眉鼠眼地装出一副笑脸，两只眼滴溜溜地向窑内张望，说道：

“大郎啊，叔叔找你爷爷来啦，那能偷你家东西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叔叔就是偷，也偷外村的，多会偷过你家？”

他说着，奔窑门而来。大郎一着急，挥起短棍，向他劈头打来。武三狗脖子一缩，肩头上早着了一棍，“啊唷”一声怪叫，闪在一旁，两只贼眼瞪起，想向大郎夺棍。

大郎跨到窑门口，把条短棍舞动起来，象风车般呼呼作响，护住门口。嘴里高声喊道：“武三狗偷人呐，快来捉贼呀……”

随着喊声，东邻西舍都向曹家院子围来。隔墙的邻居也都呼喊起来。有几个年轻人逾墙进院，把武三狗双手拧住，喝道：“你这不肖的东西，白日行劫，非送你见官不可！”

武三狗被擒，大声嚷道：“快快放手！我和孩子玩耍，关你们啥事！”

大郎用棍指着武三狗的鼻梁，厉声问道：“你从哪里进来的？”

“从墙上跳进来的呀？”

武三狗的话刚落音，大郎手中的棍子劈头盖脑就是“啪、啪”的两下。众乡亲在墙外看见，齐声吼道：“好，打那个贼王八的！”

说话间，把院门打开，院子里一时挤满二三十人。大郎灵机一动，向拧着武三狗的叔叔说道：“把他吊在村口那棵背锅柳树上，好好治治他的贼骨头！”

“孩子说得对，这是咱们的村规，不整他个样子，那还了得！”众人都憎恶武三狗，异口同声，唬喝着把武三狗推出院门，来到村口。早有好事的拿来麻绳，任凭武三狗巧言分辩，大家只是不理，把他捆了个蜘蛛打水的样子，一绳子吊起半人多高，任由众人脚踢手打，直打到大伙解恨才算罢休。

武三狗吃打之后，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难言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在这个小孩子手中栽了跟斗。除去没有探听到窝藏贼寇的真凭实据，还挨了一顿毒打，只好忍着满身浮伤，偷偷跑到县城去了。

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曹豹老人心里很不踏实。他不能总是守在家中，就是让大郎老呆在家里，也会引起邻居的疑心。老人只好想了个办法，把藏上天龙的窑门锁上，里面堆放了些零乱的东西，让人看见不象住人的样子，免得起疑，他尽量守在家中。

光阴荏苒，上天龙的伤已初愈，几次向老人说明利害，准备离开这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老人不忍让他离去，想出个长久的办法来了。当上天龙又提起离开的事时，老人说：“老汉有一长子，原在陕西经商。后来在高闯王义军中战死，从

未让外人知道。英雄若不嫌弃，明日就从洞中出去，装着长子长福归来，又有谁能知道究竟？”

上天龙耽心地说：“这里无人认识，只怕汾州参将刘光祚手下有人认识我，万一被他们识破，岂不连累了恩人？”

曹老翁笑哈哈地说：“老汉早已得悉，刘光祚带了部下，去河南啦！”

就在这天上灯以后，上天龙换了一身新衣，从窑中出到院里，用马尾拂尘掸打着身上的尘土。大郎手中捧了一盒糖果，跑出院门，向东邻西舍传送着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——外出多年的伯父回家啦！

这座小小的山庄，一时间热闹起来。邻里的 大人、小孩，都向曹家院里涌来。不一会儿，曹家正窑中挤下二三十口，如同闹新房似的。

曹家的正窑中，放着一卷简单的行李，桌上的包裹刚刚打开，里面有各色糖果、点心。上天龙向邻居们分发这些食品，那条左腿显得短了几分，走起来带着些瘸。他那身不太合体的衣服上，还带着远途归来的风尘，可是从那满脸笑容的神情中，使人看出他由于高兴而忘记了路途的疲劳。他把众人安顿好后，拉过大郎问道：“郎儿，你这身孝服，是给谁穿的？”

这一问，窑中热闹的气氛，立刻变得阴冷、沉默。大郎两只小手捂住双眼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曹豹老人老泪横流、抽泣着说：“儿啊，你那苦命的兄弟、弟媳，在三个多月前，全被官兵杀死啦……。”老人泣不成声。

上天龙也大放悲声，几位年长的邻居忙劝道：“孩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可别哭坏了身子。有你归来，你爹老年有